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

第十一回 奸狠僕負恩陷主 俠烈漢赴險馳駒

詩曰： 養惡虎狼是禍根，負恩出首害東人。

幸逢俠烈高情漢，赴險堅心不顧身。

當日，梁瓊玉打發出奸漢淫妹。逐出之時，淫妹嬌羞慚愧，含淚別回母家不表。

單說奸惡奴忿忿然出了梁門，想得一毒計謀，以泄被逐之恨。即往柳知府衙出首，害之不難。故大著膽子入衙，將鳴冤鼓亂擊。柳知府登堂，詢問方知，保劉芳妻逃出之梁瓊玉回歸。他僕人又出首，道交結二龍山賊寇，一黨大逆。聞知訊後，即刻通傳武員參將，點起營兵三百名，各執刀槍火炮來到梁家圍住，開刀殺人。只有老奴扒牆走脫去。可憐五六十家奴逢者殺死。

只是瓊玉睡熟被拿，一擦目醒來。只見堂中滿地屍骸，嚇得心驚膽震，復怒目見許多官兵刀斧交加，官府文武俱在，即曰：「公祖大老爺，童生向日外游習學，昨天方回，是一家清白良民，並不犯國法，緣何帶兵將我家下殺死多人性命？又拿童生是何解？」

文武員大罵曰：「小逆賊，爾還言不犯國法？爾保逆賊劉芳之妻私奔，男女姦情罪還輕小？身入二龍山，賊黨前者打劫了高麗進朝寶馬，殺死番人無數，有辱天朝之威。今偽作遊學歸家，欲做內應，引兵入城，思奪本省城池。大逆行爲，罪當萬死，今事已敗露，還敢刁詞不供認？」

梁瓊玉應曰：「公祖大老爺，此事有何見證？誰人出首？可帶來對質否？」知府曰：「倘別人嫁禍者，本府定然不准。今是汝家使喚書僮到衙出首，有憑有據之言，況現有番邦寶馬是贓證之物，難道是假？」即命帶上書僮來對質。

奸奴才一見瓊玉曰：「相公，非小人忘恩質證，來出首於汝，但本土一大省生靈數百萬人命，是非關小故。汝果然在二龍山回來，又言馬是山中狼虎兇惡親手喂料之，猶恐性烈傷人，是汝自言來的，故小童方知汝在二龍山入伙爲王也。今還不供認乎？」

瓊玉大罵曰：「好忘恩負義禽獸！爾自小賣身爲奴，吾不將汝作賤，不待薄汝，今我爲救師家眷逃出，汝在家反將吾妹調戲，誤她終身。彼雖不是吾母親生，但恩愛已久，待之一體，與汝有主僕名分。本當打責汝一番，因家醜不可外傳，自招不幸，又恩憐於汝，發回身契，賞銀二百兩，待汝回家，做些小經紀。今日不料汝恩將仇報，妄捏禍端，騙怒文武多官殺死數十無辜之命，真可恨也！」飛腳踢去，已將奸奴打死，倒於地中。

文武官大怒曰：「將出首證人打死了。」即喝令盡情抄家。一面將家人屍首收拾出莊屋宇，所有金銀一應歸官，押回衙中，將瓊玉收監。差副將韓忠帶本章申詳上憲，以待拜本上京，將寶馬進呈爲據。但此馬純熟人性，數天不食草料，不飲米湯，似癩惡嘶叫狼嗥，不表。

再說梁任老僕人在梁家跳牆逃走出，一路乞食，借問道途，不分晝夜，數天方尋到二龍山。有眾嘍囉見他是老人，不喝罵，查問曰：「汝是哪裡來的，敢來探我山寨？還不速退。」老奴曰：「吾乃梁瓊玉老家人，有緊急事要見大王。」嘍囉聞他是梁家老僕人，急進大寨內稟知。兩弟兄急傳引入。

梁任一見下禮，將主人一回歸，被捉收監一一稟明。弟兄兩人煩惱，即刻要點齊兵殺入蘇州府城，將狗官人人斷送了，方救得三弟回山。梁任曰：「不可！此山到蘇州城有六七天。倘我兵一動，各府州縣眾官將城緊閉守定，先將我少主一刀兩段殺卻必矣！況一路關津卡口豈無兵將與我們對敵？請二位三思。」弟兄一聞暫止。

是日，傳知後寨。顏氏一聞，即大驚哀泣。白、高兩位妻等相慰勸解。

又過一宵。

白、高弟兄扮作青衣，又令四頭目每人暗帶五十名兵扮作青衣，分投入蘇州府四城門。又令四人混入城內，見機接應救脫瓊玉。不表。

卻說高角、雲龍弟兄扮一客商到蘇州府城。只見城門壁上張掛賞格示諭，爲總兵大人所得回瓊玉番馬，數天不食料，狂嘶利叫不絕，逢人近身即被踢受傷，是匹顛狂狼馬。只爲外邦進貢皇上之物，今既得之，一來質證梁瓊玉通山寇無疑，二來乃進貢寶馬，不敢失去。城門下榜文賞格，招醫馬師之人。

倘醫效此馬，謝賞白金五百兩。

當日，白雲龍見了，一心思量：「送瓊玉寶馬，除了瓊玉及自己兩人是服熟的，原是一寶駒上畜，好腳力。不免偽扮爲療馬之人進總兵內衙，見機或劫盜或合囚犯暗取，救脫瓊玉出監牢有機會了。」又有高角曰：「哥哥，須當細思。我想蘇州府內外各關查察盤詰甚密，倘弄不成，泄出機關，被他關閉城門，又是寡不敵眾，欲逃出，難矣！且促三弟誅殺耳！」

白雲龍一想曰：「二弟，今進總兵府，若非乘此機會，別的計謀斷不能行也。吾自有主意。騙得馬回，人亦回了。但汝於四城如此如此，與四頭目中取此事。賢弟可往劫盜或是通反，愚兄劫騙馬鞭，定救出三弟方安也。即禍及於己，計及不得的，方見手足之情。」

高角允從之，分手各去。高角往牢中打聽。

當時，雲龍裝上藥餌，又於城壁首將醫馬榜文揭下。有看守榜兵丁詰問曰：「何人也？」白雲龍回答：「善能療狂馬，故某領醫，求爲通報。」兵丁聞知，即稟報帥府，總兵准允醫生進見下禮。自言：「在西川成都同爲牧馬總領，善醫馬，今因父病回歸故省中裡，今見大人出示，故來領醫。」總兵信任之，命人將雲龍引往馬廄，將馬一觀，復回大堂上，稟知趙大人言：「此是匹狼惡之駒，不受拘束，要雙鐵鞭一對手提之，力相降服。打它一刻，以馬藥草料喂馬，自善服焉！」

總兵點頭曰：「怪不得梁瓊玉用此雙鞭。本部拿來覺得沉重，卻不知正因此狼駒不服。」白雲龍曰：「大人，既有鞭，便允小醫一用，數鞭降之，再用些藥料與食，自然狼性轉純良。」

當時，總兵允准。命人取出雙鞭，待雲龍好料理此馬。

雲龍即時暗喜，放下藥箱一個於案上，騙得雙鞭在手，一路隨兵役來至馬廄。對兵丁言曰：「待某持鞭騎上降服，與你們一觀。」眾兵皆曰：「可！」

雲龍喜欣欣一騎上寶駒，連打三鞭，迅跑縱韁而逃出帥府，頃刻去了。

眾兵只道此人跑出較場，馳轉一番即回，不料，一去兩個時刻不回。分頭追他去了較場，人影不見了，方知不妙，急來報知總兵大人言：「醫馬之人是拐騙之徒，來至馬廄，持雙鞭騎馬急去不回，特來稟知。」總兵聽了，大驚惱怒。帶兵分路追趕，不知往哪裡去？找尋不得，一心煩惱，不表。

再說高角扮著商人來至知府衙中，帶銀子往探監，一入獄門，禁子即來詰問，高角言與瓊玉中親，前來探問，又有茶金二十兩相送禁子用度。禁子喜曰：「有此大手，送二十兩之資。」即刻大開獄門引入。

見瓊玉言：「奉母命特來看表弟一面，不須煩惱，吉人自有天佑」云云，瓊玉見高角此言是瞞這禁子之話，一心會意，答應之。言談一番，高角又對禁子曰：「表親到監中，並無打點使用，虧缺了！今某有白銀五十兩送上，煩兄代爲分派使用，以表一團和氣，勿凌欺吾表兄。足見高情，某日後還有謝勞相送。」

禁子倍喜，拜領而去，待二人多談。一路想來：「此人揮金如土，且生來相貌不凡，精錚烈漢，不是善良之人，待我竊聽之。」只聞那人曰：「三弟，今吾弟兄假作不知，探獄爲名觀過虛實，然後起兵來救汝。先得報知，不日再來劫獄了。禁子聞言大驚。

不知洩漏得如何，下回分解。